

文化 | 专栏

史杰鹏专栏 大放绝词

吹捧对手是制胜之道

张国焘的回忆录里曾经提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在一起共事的时候,特别喜欢赞扬,或者说吹捧他。张国焘被吹捧得忘乎所以,飘飘然,终于日渐脱离群众,被人民群众唾弃,成为党的叛徒。

这让我想起了东汉开国皇帝,刘秀。
那个故事是这样的。说是有一个叫谢躬的人,籍贯是南阳,和刘秀还算老乡,当上了更始帝刘玄的尚书令。后来有个叫王郎的算命先生,冒充汉成帝刘骘的儿子,取名刘子舆,在邯郸称帝。更始帝当然不会容忍,命令谢躬率领六将军东出,讨伐王郎。但谢躬作战水平一般,没能攻下邯郸。过了一段时间,刘秀率援军到达,一起合力,终于成功。王郎开城逃亡,在路上被杀。

王郎死后,谢躬、刘秀一起进驻邯郸,谢躬部将在城中抢掠,也不报告刘秀,刘秀很不满,谢躬当然对刘秀也不买账,于是虽同城而居,却分府办公,各自为政。

但刘秀每次见到谢躬,都非常客气,大肆吹捧谢躬的才华,夸谢躬这个人工作比较踏实,每天朝九晚五,从来不请假事假。刘秀对他竖起大拇指赞扬:“谢尚书真吏也!”意思是,老谢真是一个好干部!

谢躬因此觉得,刘秀这个人不错。既然夸自己是党的好干部,那刘秀本人应该也是一个好干部。

他这种简单思维却遭到了老婆的驳斥。好几次,老婆痛心地对谢躬说:“君与刘公积不相能,而信其虚谈,不为人备,终受制矣。”意思是,老公你和那姓刘的素有矛盾,却相信他夸奖你是真心,不加提防,总有一天他会把你搞定。

谢躬却不以为然:“老婆,别把人想得太坏。要知道,我们都是好干部,是一条心的。”后来干脆自己率军数万到了邺城,把邯郸让给刘秀。

没多久,刘秀找到谢躬:“老谢,我准备去追击一股反贼,肯定会有些散贼逃亡,到时你在后狙击,我们一起建功立业。”谢躬憨厚地点头,亲自率军出邺城邀击流贼,刘秀大喜,派大将吴汉偷袭邺城,劝降了谢躬的部将,将谢躬捉住,全家杀了个精光。

如果你讨厌谁,就去大肆吹捧谁,等他飘飘然丧失警惕,你就可以打败他了。这真是我们古老的政治智慧。

胡晴舫专栏 大城小事

流浪狗人生

导演蔡明亮向来擅长拍摄破碎的城市,以及在这些断垣残壁的阴影之下孤独苟活的人生。他甫获威尼斯影展评审团大奖的新片《郊游》,进一步将这些惨遭城市前进践踏而过的人物比喻成流浪狗。

妻子不堪贫贱,离家出走,留下失业父亲拖着两名孩童,蜗居在废弃工地。白日父亲去高架桥下替新建房产举广告牌,忍受风吹雨打,喧嚣车流从他两旁湍急淌过,两个孩子在光鲜大商场游荡,周围全是丰盛物质,商品从地板堆到天花板,但他们身边没有父母,仿佛活在情感的真空里。

所有人生需求降低到最基本,只剩下吃饭、撒尿、清洗和睡觉。镜头缓慢而耐心记录这一家子如何满足生理本能,在公用厕所就一个小水龙头轮流擦洗,蹲在泥泞工地旁啃吮鸡腿,吃得满嘴油光,躲进路边竹丛小便。整座城市都在下雨,处处潮湿,父亲与孩子就像淋了雨的流浪狗,狼狈不堪,浑身臊味。城市本应是他们的家,遮蔽他们,呵护他们,可是当这座城市建造起来时,却忘了留给他们方寸栖身。

蔡明亮早期电影便记录了台北市现代化过程的残酷。《爱情万岁》里的女售屋员从一间空公寓到下一间空公寓,那些为了赶上现代生活而仓促建起来的公寓里,象征了城市中产的物质梦想,理应装有美丽人生,要有漂亮婴儿的哭声以及挚爱配偶的微笑,屏幕上,却空空荡荡,苍白寂寥,宛如女售屋员的城市人生。最后一幕,女售屋员坐在光秃秃一片的台北大安森林公园里,坐着坐着就哭了起来,背后是一排排刚种下去的树,光裸树干像电线杆傻愣愣伫立,恍如城市给她的未来承诺,她却哭得稀哩哗啦一发不可收。

《郊游》镜头简白,有些画面甚至很美,传达的信息却极其残酷。李康生的角色是每天举广告牌,宣传高价楼房,自己这辈子却从来不可能有机会住进这些昂贵的房产。

初次住上海,一间现代住宅刚刚完工出租中,我临时搬了进去。浴室地板一边高一边低,排水孔落在高处,因此每回冲澡,理应流往排水孔的污水无法往高处流,便在低处积水成灾。上海邻居解释给我听,负责建盖的工人都是上海附近来的民工,他们没住过这种房子,有些甚至没见过这类建筑,因此,他们工作时很难替住户去设想住进来以后的家居细节。

蔡明亮的新片让我想起那些籍籍无名的民工。他们建造了城市,贡献他们的劳力,以他们的血肉换取城市的肌理,但愿城市可不要忘了他们。



1988年广东舞蹈学校现代舞大专班,老师沙拉来自美国。 安哥 摄

安哥专栏 结图纪事

一流的现代舞班

1985年,在一次南方艺术家沙龙的聚会上,广东舞蹈学校的校长杨美琦和副校长马游给大家放映了西方现代舞的录像,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1987年,杨美琦校长联系到美国亚洲基金会,得到他们的赞助,在广东舞蹈学校办起了现代舞大专班。大专班在全国招生,学员都是已经有了非常专业的舞蹈基础训练的,有些已经是歌舞团的主要演员或者是专业的舞蹈教师了,共有二十来个学员,学制是四年(1987~1991年)。

带班的老师是马游副校长和凌老师,翻译是小罗。他们告诉我,他们这个现代舞大专班由于是中國大陸的第一个,所以受到国际上的现代舞组织特别的重视。他们先派了一位70多岁的“奶

奶级”的瑞典的女舞蹈家来考察并讲学,然后由美国舞蹈节陆续派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最优秀的现代舞舞蹈家来授课。每个舞蹈家授课三个月,其他的时间,包括寒暑假,还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流派的著名现代舞舞蹈家慕名自费来广州授课。

从这个现代舞大专班毕业的舞者,是中國大陸第一代专业的现代舞舞蹈家。其中最著名的有金星(上图左一)、乔杨、王玫(前排右一)等。而图中间的沙拉老师,则是“现代舞之母”邓肯的学生。1992年,由杨美琦任创团团长、香港著名现代舞舞蹈家曹诚渊任艺术总监的广东现代舞团成立,该团是中国第一个现代舞团。

周松芳专栏 民国衣冠

取缔与反取缔

天意从来高难问。蒋介石下令取缔奇装异服,到底初衷如何,外人实难侦知,小老百姓总觉得你老蒋未免管得太宽太细,所以命令初下,即有人调侃说:当此国难关头,而注意到我们妇女界的服装与头发,且规定了式样及大小长短的尺寸,这种明察秋毫的精神,确实难得!而目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妇女的服装与头发的问题,而是整个的民族解放的问题!这简直是跟老蒋唱对台戏。

当然也有党国麾下或亲近报刊出来为新政策阐释或者辩护。如说妇女之所穿奇装异服,主要是因为社会经济日趋破产,人们的道德生活亦愈堕落;为了继续维持其寄生生活,遂不得不以取得男子欢悦为前提,因而奇装异服,以引起男性的新兴趣,从而证明取缔的应该。有的则献计献策说,要从教育方面着手,来个釜底抽薪;国人之所以好奇装异服,乃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凡市上发现奇异服装,不管是明星穿的,或舞女穿的,也照样地穿上,甚且社会名媛,大家闺秀,抱风头主义,穿着较舞女明星尤为妖荡,只顾富于引诱性,毫无美的观感。更有人说,中国积贫积弱,国难当头,奇装异服问题,乃是欲望和生产力的冲突,换一句话说,就是劣等的生产,却要高等的消费,因此,奇装艳服是中国独特的

社会现象,实在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又说,东洋女服的样式是一成不变的,西洋平常的女装束,窄腰阔边,也没有多大的显著不同,那中国取缔奇装异服,统一服装規制,有何不可?进而来了一个反讽调侃,说摩登女郎穿得露、穿得短,其实有节约布料的考虑,“在这大家不景气的时代,还是省省罢”。《社会》半月刊 1935 年第 16 期太冷《奇装异服的影响》

下令取缔奇装异服,可以说是横行霸道;曲为回护也罢,还要挖苦调侃,未免太过蛮不讲理,尤其是当他们把取缔奇装异服上升到所谓的文化本位建设的高度时,温和的自由派主将胡适都忍不住在《独立评论》撰文抨击道:“我们不能滥用权力,武断地提出标准来说:妇女解放,只许到放脚剪发为止,更不得烫发,不得短袖,不得穿丝袜,不得跳舞,不得涂脂抹粉。政府当然可以用税则禁止外国奢侈品和化妆品的大量输入,但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另一员著名女将陈衡哲也在《独立评论》上从妇女立场发文呼应,认为女子的私人生活,如衣服鞋袜、身体发肤之类,要坚决地拒绝任何外来权力的干涉,同时也要求姐妹们对于自身的服饰与行为也应该使它们更能与我们的人格符合,以引起外界的尊敬与同情。

雪珥专栏 国史微秤

贩卖大黄亦国策

俄罗斯人都知道,有一种中国产的商品,如果没有拿到沙皇政府的许可证而私下经营,后果将极其严重——死刑!相比之下,走私鸦片实在算是“湿湿碎”,无非没收与罚款。

这种足以要命的中国货,就是大黄,一种去火、解毒、通便及治疗瘟疫的中药,用量大了也足以致命,其与附子,皆被称为药中“良将”,与人参、熟地两味“良相”一起,合称“药中四维”。

在食肉为主的西方世界,似乎没有任何一种药剂,可以替代大黄的功能,这导致大黄成为西方最为畅销的中国货——茶叶是日常饮品,而大黄则是日常药品。

与茶叶相比,大黄耐不得潮湿,这种娇贵的先天禀赋,使其更适合于走陆路前往欧洲,而不是漂洋过海。穿越俄罗斯的欧中商路,因此成为大黄之路。1706年甚至可能更早在1657年或1658年,沙皇政府就实行大黄国家专卖制度,由圣彼得堡商会垄断,走私者将面临比走私军火还要严厉的死刑。

清代赵翼《簪曝杂记》记载:“俄罗斯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交易,其入口处曰:恰克图。”在恰克图口岸进行的交易,茶叶与大黄是中国货的主流,恰克图甚至有一个带有边境办公室的大黄交易场。俄国学者西林在《18世纪的恰克图》一书中说:“(18世纪)30年代末,恰克图贸易出现了某些繁荣景象,这在不小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开始经常性大黄贸易的促进。”

与茶叶相比,大黄的利润更令人心动。苏联学者斯拉德夫斯基的研究表明,在1730年代,1普特(16.38公斤)大黄,恰克图的进价是12卢布,而运到了圣彼得堡,价值就高达110卢布,翻了10倍左右。而俄罗斯的其他研究者也表示,此后大黄的恰克图价格为1普特20卢布,运至西欧则可以208卢布出售,毛利也在10倍左右。斯拉德夫斯基匡算,仅此一项,每年可为国库收入15万卢布。

俄罗斯人并不在恰克图坐等,而是广泛动员中亚地区的布哈拉人(Bukhara,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深入到西宁等地采购大黄,而后再到恰克图转交俄商,等于是组建了自己的采购队伍。

对于大黄的质量,俄罗斯十分重视,政府派出了专门的药剂师,在恰克图进行鉴别,凡是被虫咬过的大黄一概不收,有损伤或腐烂的也切除,所有淘汰的大黄则一律焚毁,免得华商们下次以次充好。恰克图的验收标准,无论大黄还是茶叶,都远远高于广州口岸,再加上陆路运输的保存状况大大优于海运,因此,经俄国转口的大黄和茶叶,在欧洲市场都是品质最好、质量最高。

为了多贩运赚钱,俄罗斯甚至压低了本土对大黄的消费量。德国人G.F.米勒在1842年出版的《西伯利亚的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中记载,1777年,俄罗斯境内仅仅消费了6普特,而转销欧洲的则超过1000多普特;1778年,境内消费680普特,转口则高达1055普特。

对于此种关系到经济战略的特殊商品,俄罗斯情报机构还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地试图从中国盗取大黄种子,开价高达每俄磅400卢比,这也导致被一些不法商人忽悠,有人甚至用芥菜种子欺骗俄国人。

中俄大黄贸易,在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地位,与茶叶贸易在英国相仿。中俄两国发生纷争时,大清国总是很自得地发现:手上还有个大黄,可以作为对俄贸易制裁的武器。